

cmchao / January 24, 2017 10:05AM

[大分事件](#)

本期期刊2015年6月21期 -

追查百年前的大分事件 文 / 徐如林、楊南郡

徐如林、楊南郡

1915年5月，台灣東部深邃美麗的拉庫拉庫溪南岸，爆發了嚴重的抗日事件，5月12日，屬於巒社群的喀西帕南社，聯合其他部落，一舉襲殺駐在所10名日警。受到鼓舞，5天之後，郡社群大分社，在總頭目阿里曼西肯的率領下，趁著清晨日警用餐時，殲滅了12名日警。

隨後，他們繼續攻擊拉庫拉庫溪北岸太魯那斯、阿桑來戛駐在所，令日警倉皇撤出拉庫拉庫溪流域，長達4年都不敢進入布農人控制的區域。

1919年起，日人開闢「八通關越警備道路」，試圖「像一把利劍一樣深入反抗蕃的心臟」。開路期間，日警持續受到攻擊，沿途死傷累累，而布農人輾轉遷移到玉山南側，荖濃溪上游的河谷，建立了塔馬荷（玉穗）部落群，繼續抗日行動，給日警帶來隨時有殺身之禍，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的壓力。

直到1933年，在台灣總督府命令下，日警才放軟身段，委曲求全，於4月22日雙方達成和解。這一段長達18年的抗日過程，歷史統稱為「大分事件」，今年剛好是一百周年，有關這事件的來龍去脈，已經有南天書局出版的《大分·塔馬荷—布農抗日雙城記》詳細的敘述，這裡就不再多說，我想寫的是我們如何展開大分事件的調查，以及如何受到它的感動，不得不以報導文學手法，將這事件完整呈現的過程。

四十多年前，當我還是台大登山社的「小山胞」時，第一次走八通關越嶺道。過了中央山脈，進入拉庫拉庫溪流域沒多久，路旁就出現一支又一支的紀念碑，碑上銘刻著戰死者的名銜和陣亡日期。因為趕路，無法一一細看，然而，心中充滿疑惑：這一條道路的冤魂何其多？遠遠超過其他日本時代的越嶺警備道路。

當時的大分駐在所遺址規模龐大，遺留著好幾棟檜木廳舍，有辦公室、榻榻米的宿舍、武德殿、養蠶室等等，甚至湯屋還有男湯、女湯的分別，令我在讚嘆之餘，又心生疑惑，這樣深入中央山脈的地區，為什麼要派駐這麼多日本警察？

日治時代的「三大理蕃事件」，依時間順序是：太魯閣戰爭、大分事件、霧社事件。然而，比起霧社事件的轟轟烈烈，研究者的論述汗牛充棟；或者是太魯閣戰爭，因為被佐久間總督視為「五年理蕃事業計畫」的壓軸之作，親自領兵出馬而留下眾多的官方資料；抗日時間長達18年的大分事件，似乎被關注的太少了！

我想要解惑卻幾乎無法找到任何資料，隨著大學生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，對大分事件的追查就被擱置了。

1986年起，我們受玉山國家公園委託，調查清代中路—八通關古道，因為調查的需要，再度走上八通關越嶺道，這一次有時間仔細拍攝記錄那些戰死紀念碑，還鑽進了多美麗（十三里）駐在所的避難地道，驚奇的發現存放在地道裡，眾多的食物和用品。

然而，更令人驚奇的是：我們竟在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，與歷史文獻裡的「布農第一美女」Valis面對面！

Valis是大分事件最後與日本人和解的大頭目拉荷阿雷的二媳婦，當年，為了「理蕃」的需要，在日警勸誘之下，抱著犧牲小我的心情，嫁入被視為「凶蕃巢穴」的塔馬荷，婚配的對象是年紀比她的父親還大，健康狀況不佳的鰥夫Cida。

訪談之夜，Valis因為看到已經亡故的丈夫和女兒的照片而情緒崩潰，那照片是瀨川孝吉當年使用德國徠卡相機所拍攝，經過仔細的沖洗，送給他的上司平澤龜一郎，而由龜一郎的兒子平澤勳轉送給我們。照片上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勾起了Valis的往日記憶，她像潮水般湧出的記憶，對照平澤勳早先為我們訴說Valis的故事，在我腦海裡瞬間鋪展開一段曲折哀怨又雄奇壯闊的布農抗日史篇。

當時，Takistalan家族的後裔有意研究這段歷史，拉荷阿雷之孫Anu（顏進寶）說：「我的兒子Spali（顏國昌）已經大學畢業了，他將要寫出祖先抗日的故事。」基於尊重，我們只能默默的期待Spali的研究成果早點出來。

雖然不準備去研究，但是，興趣已經被勾引出來。往後的期間，我們曾經到位在荖濃溪上游，玉山之南的塔馬荷踏查

，也到過中央山脈雲水山東側，號稱無人能攻入的天險「伊加之蕃」，看看布農族最厲害的抗日英雄拉馬達仙仙的死守之地。在文獻方面，因為研究森丑之助的生平，意外的發現他與大分事件領導者，大分社總頭目阿里曼西肯的一段化敵為友的故事，森丑之助甚至為了大分事件之後，無法化解日警與布農抗日者的仇恨而跳海自盡。

歲月匆匆，轉眼間二十年過了，我們所期待的Spali的研究成果還杳然無蹤。2006年，有一回與玉山國家公園林青處長閒聊，我們不經意的提到這件事，林處長如獲至寶，立刻要委託我們把這事件的始末調查研究出來。對不起，Spali，我們禮讓你了二十年了，寫出大分事件的目的，只是希望這件值得傳頌的布農抗日史篇，不要被埋沒了。

研究原住民的抗日事蹟，最先還是要從台灣總督府所編的《理蕃志稿》、《理蕃の友》、《臺灣警察遺芳錄》，以及數量龐大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著手，這些文獻當然是向日本統治者偏頗的，然而，就像我的高中歷史老師吳平所說的：「文獻當然要看，妳們可以倒過來看、從縫隙中看，一樣找得到真相！」我因為讀的是理工科，聯考不考歷史，所以老師可以說真話。

真相的來源還包括私人日記，這些原本不公開的文獻，有著不必修飾的真誠。我們很幸運的有探訪塔馬荷的平澤龜一郎、逮捕拉馬達仙仙父子的寺澤芳一郎、策動拉荷阿雷歸順（和解）的新盛宗吾等人留下來的日記，記載了官方文獻所沒有真實細節。

當然，訪問到事件參與者以及他們的子孫是最重要的，前面所提到的Valis、以及拉荷阿雷的孫子，曾經參與鹹首行動的Aliman（顏建榮），他的兩個弟弟，Anu與Bukun，以及他們所轉述的，居間協調最有功勞的Vati Hudus（石田良民）巡查的證言。

田野調查讓我們感動、哀傷、哭笑不得……，Valis的兒子終於知道他的母親真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奇女子；整個被滅社的托西佑社頭目之孫，退休的牧師Tahai，回想起自己的祖父母和伯父們的遭遇，仍然眼眶泛紅；Aliman少年時代的傻言傻語；老謀深算的拉荷阿雷故意以退為進，把日本警察耍得團團轉……

當然，最重要的是到事件現場去，親自感受事件發生當時的氛圍。經過刻意的安排，2006年5月16日，大分事件爆發前夕，我們經過長途跋涉，抵達了原本是大分駐在所所在地的大分山屋。

剛進入大分地區，立刻被濃濃的梅子香氣所圍繞，五月黃梅天，1915那一年5月，駐在所日警的妻子，應該也會像往年一樣，採集這些梅子來醃製她們最愛的鹹梅吧？梅雨季節，層層山巒都在微雨輕煙裊繞下，顯得飄渺虛無。就是在這樣梅香與霧氣環繞之下，大夥趁夜商議攻擊的戰略，隔天清晨就是一場腥風血雨的事件……

2006年5月17日，迎接我們的不是腥風血雨，而是強風暴雨！那是所謂的「百年怪颱—珍珠颱風」，原本已經自巴士海峽通過，進入越南，沒想到忽然來個大轉彎，沿著台灣海峽北上。

珍珠颱風所挾帶的豪雨，像水庫排水一樣暴沖在拉庫拉庫流域上空，原本的涓滴山泉，瞬間成為瀑布，而瀑布溪水騰空飛躍，沖擊吊橋，我們三人緊緊拉著、抱著通過吊橋，身外之物幾乎都被沖走。八通關越嶺道路整個路面像小溪一樣，湍流淹沒腳踝，想要利用路上的石洞避雨過夜都沒辦法。

眼睜睜的看著抱崖山屋就在對面300公尺處，無奈，中間隔著一道原本是可踏石而過的小溪，但現在已是讓人嘆氣頓足的暴烈洪流。

幸虧巡山員林淵源記得附近有個山羊洞，當夜，我們就在水蛭與羊糞包圍下，窩在洞內一晚，整夜都聽到原本的洞主，山羊抗議的咩咩叫。

為玉山國家公園所寫的《最後的拉比勇》曾經入圍2008年台灣文學經典，卻因為某些人為因素無法再出版。於是，在國家文藝基金會的獎助下，轉而由照片資料豐富的南天書局另行編排出版，書名也改了。因為有了瀨川孝吉的大量照片，大家終於能看到年輕時的Valis，以及雖然已經「歸順」，卻依然住在塔馬荷的布農人們，真實生活的樣貌。

《大分·塔馬荷—布農抗日雙城記》感動了很多，包括卓溪鄉呂必賢鄉長，在大分事件爆發一百周年，特別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活動。首先由林淵源先生率領15名布農年輕人，於4月14日，從南安沿八通關越嶺道走了3天，抵達大分遺址。到達時，林淵源以宏亮的呼喊敬告布農祖先們，請他們明日前來享用酒食與祭奠。隔天4月17日，布農們用最隆重的八部合音，與山川祖靈心意交流，再用誇功歌的行式，向祖先們報告各部落的現況。

4月20日早上，卓溪鄉公所邀請我們向大家簡報大分事件的始末，在場各部落共17個頭目，以及所有關心大分事件的

布農人，都專心熱忱的傾聽。鄉長並代表大家向祖靈致詞：

諸位原住在大分地區的布農祖先們，本人卓溪鄉鄉長呂必賢率領布農後代子孫們，特別在此時此地向各位問安。一百年前，日本人以統治者的身分，威壓全台灣的原住民族，迫害我們原本自足自由的生活，強收我們的武器。在各位祖先英勇又充滿智慧反擊下，一舉殲滅喀西帕南與大分兩駐在所共22名日本警察，事後，並展開長達18年的抗日行動，陸續襲殺敵人，讓原本不可一世的日本警察驚嚇破膽，留下傳頌後世的英雄事蹟。

祖先們的英勇智慧不僅懾服日本人，更讓我們後代子孫深感光榮與敬佩。

今天，在大分抗日事件爆發一百周年前夕，本人與布農子孫們，謹敬備煙、酒、肉食等，敬獻給我們尊敬的先祖先賢，期待您們安心享用。

美麗的大分地區是祖先所開拓的樂土，雖然我們後代子孫已經搬遷到平地，但是我們的心永遠懷念祖先與故土，盼望祖先的英靈永遠在這裡安享樂土，也保佑子孫們平安順利。

這份致詞原本是要由鄉長和耆老們搭乘直升機，抵達大分遺址說給祖靈聽的，因為天候不佳，取消行程。然而，就像呂鄉長所說的：「雖然我們後代子孫已經搬遷到平地，但是我們的心永遠懷念祖先與故土。」雖然沒有到現場，但是紀念大分事件一百周年，期盼大家永遠記得這件史實的心意，一點也沒有減少。

【作者介紹】

楊南郡

台灣作家、登山家，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，成立南島文化工作室，從事台灣南島諸語族文化、史蹟遺址、台灣高山地區文化遺址之探勘研究、著述及人類學文獻譯註等。

徐如林

山林文學作家，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畢業，與楊南郡共同探索山林數十年，長期進行台灣高山踏查與古道人文史蹟研究，著有《孤鷹行》，並與楊南郡先生合著多本著作。